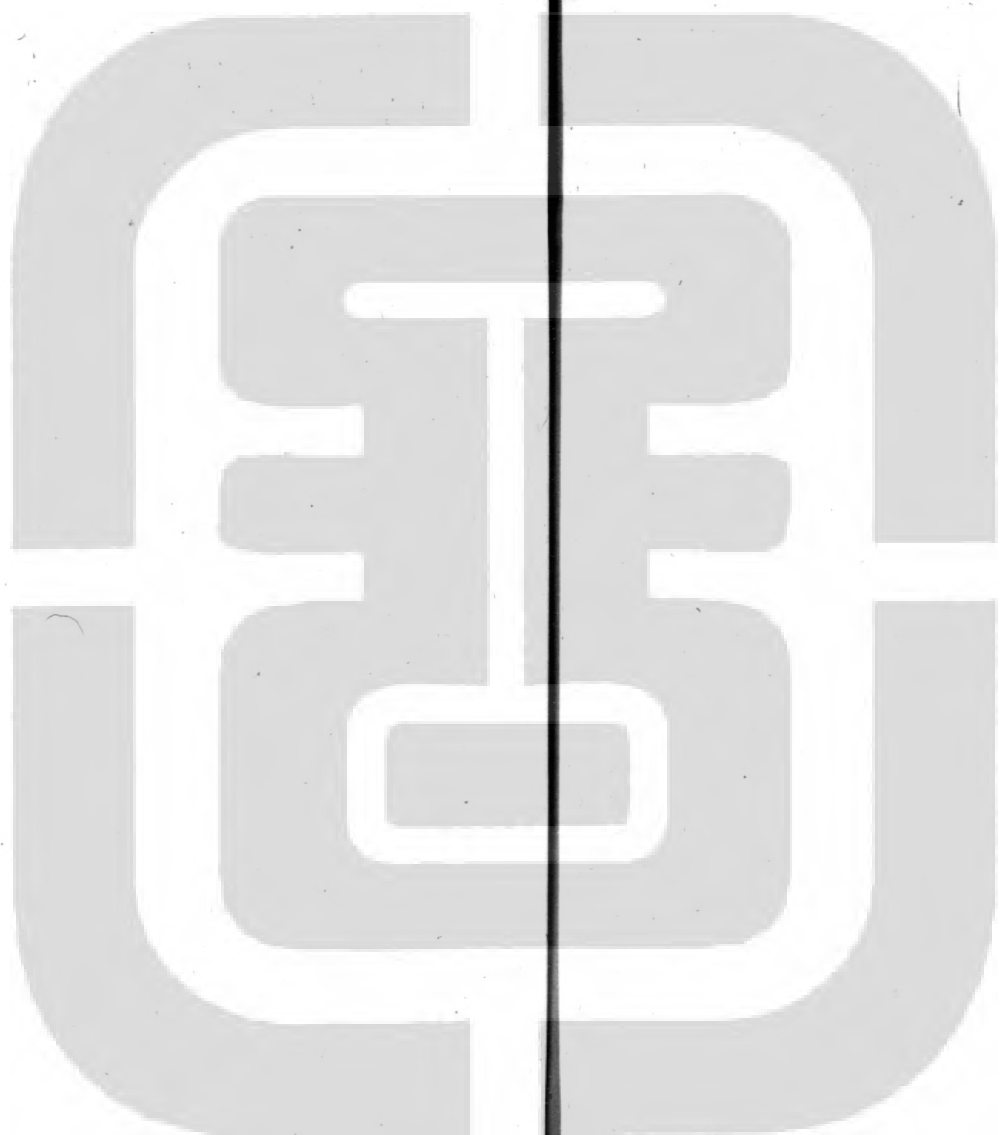




宋宰輔編年錄



宋宰輔編年錄卷之三

宋太常博士徐自明著

真宗 至道三年

四月乙未李至李沆並叅知政事

初李至以太平興國八年十一月除叅知政事
雍熙二年正月以目疾罷授禮部侍郎李沆以
淳化三年除叅知政事四年罷歸故官守給事
中真宗爲皇太子以至與沆並爲賓客是年三
月癸巳真宗卽位四月以李至爲工部尚書李
沆爲工部侍郎並叅知政事沆再執政踰年咸

平元年十月拜相

五月壬申李昌齡罷參知政事自戶部侍郎責授忠武節度行軍司馬

責昌齡等詔曰具官李昌齡擢列台司預聞國政恣

行請託深亂朝經可責授忠武節度行軍司馬

昌齡自至道二年二月除參知政事至是年五

月罷執政踰年昌齡之貶坐與王繼恩胡旦謀

立楚王元佐故也

六月乙巳錢若水罷同知樞密院自工部侍郎罷為集賢院學士判院事

秘書省即昭文館史館集賢院謂之三館集賢院有學士修撰直院校理官制沿革

若水以至道元年正月同知樞密院事是年六

月罷執政二年上即位若水以母老請解機務

章再上乃得請告謝便殿命坐慰勞入對苑中

從容數刻上問近臣誰可大用者若水言中書

舍人王旦有德望宜任大事上曰此固朕心之

所屬也遂以本官判集賢院事卒贈戶部尚書

謚宣靖

八月己亥曹彬樞密使自鎮海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侍中依前官充

向敏中夏侯嶠並樞密副使敏中自戶部侍郎同知樞密院事除嶠自給事中除

嶠字峻極濟州人

彬除樞密使制曰朕夤恭守位寤寐求賢逃懷三代

之英用濟萬幾之務咨諏舊德夾輔皇家具官曹彬歷任

三朝折衝千里有功不伐惟善是師早自中樞出臨

外閩奠邦撫俗嘉績藹然傳召入朝體貌斯厚俾登

樞近以弼事功書所謂心膂股肱茲有望也

彬自太祖朝初拜樞密使太宗嗣位加中書門

下平章事居職八年出鎮天平後以北伐契丹

攻涿州失利責右驍衛上將軍至雍熙四年起

彬為武寧軍節度使真宗即位復平章事召入

為樞密使兼侍中罷旄鉞仍以向敏中夏侯嶠

並為樞密副使上謂之曰宥司要領尤重必素

有名望端亮謹厚處之乃可鎮靜而責成彬以

耆舊冠樞衡之首敏中及嶠助之兵機邊要

有所望矣敏中明辨有材略遇事敏速先是西

北用兵敏中專主謀議至於二邊道路斥堠走

集之所莫不周知嶠在藩府最密故首加擢用

馬令曹彬赴中書禮上彬請就樞密院上以彬

位兼將相特寵異之長編

同日趙鎔罷知樞密院事自宣徽南院使罷為壽州觀察使

李惟清罷同知樞密院事自刑部侍郎罷為御史中丞

國朝待遇大臣終始恩禮前執政苟不以罪去有復為三司使者御史中丞知通進銀臺司者

兼秘書監者
○南窓紀談

鎔自淳化四年十月除同知樞密院事至道元

年四月知院事至是年八月罷在樞府踰二年

○惟清自至道三年正月除同知樞密院事亦

以是年罷在樞府凡入闕月惟清俗吏在西府

無人望是用罷為御史中丞惟清辭乃肆情彈擊

咸平元年 戊戌

十月戊子呂端罷相 為太子太保

制曰朕以冲眇獲紹慶基台是素所尊任而夙夜

盡瘁腠理愆和言念勤勞式申褒禮具官朝之雋老人

所具瞻茂同寅亮采之勛罄送往事居之節允緊重

德共守成規而體力未康保頤是切不欲重煩於機

務庶諧畜養於清明用解鈞衡繫天秩尚賢叙舊不

其至歟

端自至道元年四月拜相至是年十月罷相太

宗凡二年相真宗踰年○上居憂日對輔臣於

禁中每見呂端等必肅然拱揖不以名呼端等

再拜而請上曰公等顧命元老朕安敢上比先

帝及御崇政殿召端等訪以軍國大事經久之

制端陳當世急務皆有條理上甚嘉納端久被

編年錄 卷之三 沈三百六

疾詔免朝謁累上疏求解至是得罷因入謝上

謂端曰以卿有假告不欲煩以政事庶就願養

凡在告三百日賜祿如故卒贈司空謚曰正惠

同日張齊賢李沆並相齊賢自戶部尚書知安州召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復相沆自戶部侍郎參知政事依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

齊賢拜相制曰王者司牧黎元誕敷於政典注意台

宰登翊於化源以爾具官張齊賢早事先朝

歷登二府藹然碩望久服大寮肆朕纂承熟聞風采爰旌

舊德俾贊鴻機冠乎政庭付以樞柄使予垂拱而治

者茲有望於良弼也

沆拜相制曰朕奉若先憲思皇政經疇咨濟治之賢光

輔守成之業詢於公論俾正台衡具官李沆挺操塞淵含章

博雅翊贊先聖賓護承華挹其肅哲之風資予輔導之益

績戎在始敷政是毗堅明納忠練達成務俾膺爰立用副

具瞻謹憲九功又臣工而安四鄙勉於補職副此注懷

齊賢自淳化二年九月與李昉並相四年六月

罷為尚書左丞至是自安州召拜復相二年十

一月南郊畢拜門下侍郎兼兵部尚書○沆既

拜相二年十一月契丹寇邊上幸河北命沆留

守京師肅然南郊畢除中書侍郎四年三月除

門下侍郎五年十一月南郊畢除右僕射十二月以宰臣呂蒙正李沆各兼門下侍郎舊制三公三師左右僕射平章事並兼兩省侍郎學士宋白梁周翰草二相制書匆遽遺忘舊制既而上問白等不能對第請改正不復降制止帖麻用印別書告賜之故沆初自門下侍郎加僕射輒去其兼官蓋失之也。○上之初卽位沆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叅政王旦以爲此細事不足煩聖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人間疾苦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穀色犬馬則土木兵甲禱

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叅政他日之憂也沆沒後真宗朝陵展禮封山行慶蠶盛儀無所不舉旦爲相每思沆之言嘆曰文靖聖人也

時號聖相云長編時西北用兵邊奏日從便或至

盱眙弗皇暇食旦慨然謂沆曰安能坐致太平吾人得優游宴息乎沆曰國家強敵外患足爲

微異時天下晏然人臣率職未必高拱無事君

奚念哉沆在中書未嘗密進封章上嘗詢其故沆曰臣備位宰相公事當公言之苟背同輩密有所啟此非讒卽佞臣實嫉此事豈復自爲之

耶上再三嘆賞真宗嘗遣使持手札問沆欲以
後宮劉氏爲貴妃沆對使者自引燭爇之附奏
曰但道臣沆以爲不可其議遂寢上雅敬沆嘗
問治道所宜先沆曰不用浮薄新進之人此爲
先上問其人沆曰如梅詢曾致堯等是矣上深
然之故終沆之世數人卒不進用皆得厚重之
士由沆之力也沆自言居重位實無補萬分惟
四方言利害事者未嘗一施行聊以此報國爾
朝廷防制纖悉備具或徇所請妄有更張所傷
多矣沆重厚淳質對賓客寡言人有請求無所

辨別旣抑退失望則多歸咎焉沆亦不以介意
弟維嘗乘間勸沆稍屈意接納士大夫沆曰吾
非不知也然今群臣皆得升殿言事無所壅蔽
封章論奏多下有司吾悉見之矣至於西北大
計朝廷所欲聞者搢紳中如李宗諤趙安仁皆
一時英秀與之談猶不能啟發吾意

餘又何足與之接語

乎勉強酬言吾不能也 沆不求聲譽嘗喜讀

論語或問之曰爲宰論語中節用愛人使民以

時兩句尚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

元城先生語錄曰先生與僕論本朝名相先生曰本朝名相固多矣然最得大臣體者惟李沆丞相僕曰何以明之先生曰李丞相每謂人曰沆在政府無補報國惟四方所上利害一切不行耳此大似失言然有深意且祖宗之時經變多矣故所立法度極是穩便如老醫看病極多故用藥不至孟浪殺人且其法度不無少害但其利多耳後人不知遂欲輕改此其害紛紛也李丞相每朝謁奏事畢必以四方水旱盜賊不孝惡逆之事奏聞上為之變色慘然不悅既退同列以為非問丞相曰吾儕當路幸天下無事丞相每奏以不美之事以拂上意然又皆有司常行不必面奏之事後幸已之公不答數數如此因為同列曰人主一旦豈可不知憂懼若不知憂懼則無所不至矣惟此兩事最為得體在漢之時惟魏丞相能行此兩事後之為相者則或不然好逞私智喜變祖宗之法度欺殺人主惡言天下之災異喜變法度則紀綱亂惡言災異則人主驕此大患也

同日李至罷參知政事

自工部尚書罷為檢校太傅武勝軍節度使

制曰晉軍謀帥本詩禮以兼資申伯于宣仗文武而

為憲眷吾舊德力贊洪鈞俾因分閩之雄式叶建侯

之利具官至風規俊異器業該詳頃以夙名賓于望苑

儀刑斯屬實望載隆爰疇羽翼之勤荐領股肱之任

正辭亮節盡瘁首公是用裂右旆之山河建元戎之旌

纛茂遵曩制誕布崇恩期偃息以作藩度愷悌而

綏福

至太宗朝執政二年以目疾求罷遂為太子賓客真宗即位復參大政踰年至以目疾解機務

及授旌鉞入見懇辭上曰此唐朝故事廢之久矣特命振舉示優賢賜御製詩寵其行

已丑温仲舒罷叅知政事自戶部侍郎罷為禮部尚書

夏侯嶠罷樞密副使自給事中罷為戶部侍郎翰林侍讀學士自翰林學士自

夏侯嶠始

仲舒自至道三年正月除叅知政事至是年十

月罷執政幾二年以禮罷去仲舒有應務才與

寇準同進人謂之温寇呂蒙正為相嘗援進仲

舒及用乃反攻蒙正君子非之卒贈左僕射謚

恭肅○嶠自至道三年八月除樞密副使亦以

是年十月罷在樞府踰年嶠在東宮最久故率

先擢用至是以疾求罷除翰林侍讀學士兼秘

書監嶠淳謹無過在近列恩顧甚異景德元年

卒贈兵部尚書○講讀之職自唐有之五代以

來時君右武不暇嚮學故此職亦廢太宗崇尚

儒術嘗命著作郎呂文仲侍講寓直禁中然名

秩未崇真宗奉承先志首置此職班秩次翰林

學士祿賜如之侍讀以命嶠及楊徽之侍講以

命邢昺焉事畧

同日向敏中叅知政事自給事中樞密副使遷兵部侍郎除

楊礪宋湜並樞密副使

礪自翰林學士給事中知制誥遷工部侍郎除湜自翰

林學士中書舍人遷給事中除

礪字汝礪湜字持正並京兆人。敏中自淳化四年十月除同知樞密院事至道元年四月除叅知政事三年八月除樞密副使咸平元年十月復命為叅知政事三年正月敏中從幸大名屬宋湜被疾命兼權同知樞密院事真宗命重臣撫邊六月為河北河南宣撫大使執政僅四年三月召入拜相。礪舉進士第一真宗為襄王以礪為記室東宮建兼右諭德及卽位遂召用

馬居樞副幾一年二年八月卒真宗冒雨臨其喪礪居委巷乘輿不能入真宗為步進益嗟悼之謂宰相曰礪介直清苦方當任用遽此淪謝甚可憫也贈兵部尚書。太宗嘗稱宋湜為佳士以右補闕知制誥與王化基李沆並命既除副樞從真宗幸澶淵遇疾真宗許其先歸賜以衾褥且曰此朕所常御者雖故弊亦足以禦道途之寒也又遣中使護送之次澶州卒及真宗再幸河朔追悼之加贈刑部尚書謚忠定湜秀穎有器識又善引重後進云

咸平二年 巳亥

六月戊午樞密使兼侍中曹彬卒

彬自至道三年八月復為樞密使是年六月卒

居樞府三年彬性仁恕清謹遜言恭色在朝廷

未嘗抗辭忤旨亦未嘗言人過失博覽強記論

被服雅同儒者伐二國秋毫無所取位兼將相

未嘗以等威自異彬歸休閉閣門無雜賓保功名

守法代良將稱為第一彬被疾真宗臨視手和藥

賜之賜白金萬兩因問以後事對曰臣無事可

言臣二子材器可取臣若內舉皆堪為將真宗

問其優劣對曰璨不如瑋卒年六十九計

聞上震悼流涕廢朝五日親為發哀於後苑贈

書令謚武惠追封濟陽郡王璨仕至河陽節度使

同平章事瑋為宣徽北院使簽書樞密院事父

子俱配食清廟彬與趙普配享太祖廟庭瑋配

享仁宗廟庭慈聖光獻皇后彬第五子尚書虞

部員外郎玘之女也第七子琮仕至馬軍副指

揮使琮孫詩尚魯鄒國大長公主

本朝曹武惠配享太祖武穆配享仁宗韓忠獻配享英宗文定配享徽宗父子配享自昔所無也揮塵錄

七月己丑王顯樞密使自橫海軍節度使兼御史大夫依前檢校太尉充

制曰朕纘承大寶臨御萬邦常念機務之繁蒸黎之

重若涉未濟惕然靡遑圖任舊人冀成元化具官忠王顯

厚成性沉雄有謀翊佐先朝亟居大任齋壇授鉞鉅

屏臨戎克樹風聲布於遐邇俾司宥密為朕股肱

顯自太平興國八年六月拜樞密使淳化二年

罷是年復召拜樞密使

咸平三年庚子二月癸亥王顯罷樞密使自檢校太尉罷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顯再入樞府踰半年顯從真宗伐契丹車駕還京乃

以使相罷之四年五月顯以定州駐泊都部署

兼河北諸州水陸計度都轉運使

同日周瑩王繼英並知樞密院事瑩自宣徽北院使遷宣徽南院使除

繼英自客省使遷宣徽北院使除

王旦同知樞密院事自中書舍人翰林學士除

瑩瀛州人繼英開封人旦字子明大名人○瑩

少給事于晉邸太宗即位擢簽書樞密院事宣

徽院諸房公事諸房自後不復置云○繼英事

真宗于藩邸至是並知樞密院事○旦少好學

父祐器之嘗手植三槐于庭曰吾之後必有為

三公者真宗卽位且爲翰林學士嘗奏事下殿
真宗目送之曰與朕治平天下必此人也是年
遂有此除錢若水名能知人嘗見且曰真宰相
器也若水爲樞密副使罷召對苑中問誰可大
用者若水言且可大用真宗曰吾固已知之矣

事畧

十一月丙申張齊賢罷相

罷歸兵部尚書班

制曰昨以陽律肇升會朝典禮笙鏞備樂冠劔在廷
不意宰司忽虧儀範用明常憲誕告具寮具官張齊賢頃
忤先帝亟歸外藩洎朕纂承復膺委任位崇喉舌職

在鈞衡居三事之崇享萬鍾之厚屬當大禮表率周
行而乃酣營杯觴歆傾冠弁瀆茲朝著悖我盛儀合
寘典刑用糾違慢念久更於大用尚曲示於寬恩期
乃省躬知予宥過

齊賢自咸平元年十月與李沆並相是年十一
月罷居相位凡二年○齊賢與沆共事情好不
叶自負有致君之術每敷奏不直致議者以爲
踈闊日南至群臣朝會齊賢被酒冠弁歆側幾
顛仆殿上御史中丞劾齊賢失儀齊賢自陳因
寒威飲酒禦之遂致酒醉謝罪上曰卿爲大臣

何以率下朝廷自有典憲朕不敢私由是下制
齊賢罷守本官歸班尋令爲涇原等州安撫經
略使遷右僕射五年十月丁亥齊賢自右僕射
判永興軍府事貶太常卿分司西京
齊賢貶分司西京制曰早階顯重荐陟公台位居端
揆之崇任總藩維之劇官師之重儀刑式瞻而乃悅
媒氏之甘言利寡婦之私帑訟端是構物議交喧宜
用小懲俾循深咎

先是故相薛居正孫安上不肖嘗詔毋得貿易
其第向敏中違詔貿之會居正子惟吉發婦柴

氏將携貲產適張齊賢安上訴其事柴復訴敏

中賤質居正故第又嘗娶已不許故教安上訴
其事誣告毋且陰庇之真宗旣罷敏中時齊賢

已先罷相自右僕射降爲太常卿分司西京下

制之景德初起廢從東封還復拜右僕射從祀

汾陰進左僕射請老除司空致仕歸洛得唐裴

度午橋庄有池榭松竹之盛日與親舊觴詠其

間卒年七十二贈司徒謚文定齊賢姿儀豐碩

議論慷慨有致君大略趙普嘗薦齊賢於太宗

遂用爲相种放之起乃齊賢所薦也齊賢四登

兩府九居八座晚歲以三公就第康寧福壽人
罕能比然不事儀矩頗好治生再入相數起大
獄又與寇準相傾人以此少之

咸平四年 辛丑

三月庚寅呂蒙正向敏中並相

蒙正自行尚書左僕射除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充昭文館大學士三人相敏中自行兵部侍郎參知政事除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

蒙正拜昭文相制曰外撫四夷內親百姓壹統類調

陰陽

時惟弼臣兼總其職

具官呂蒙正

綽有文行冠

於群倫粵在先朝已更大用久勞于外民具爾瞻宜
復鼎司再持國論祇若前憲毗予一人

敏中拜集賢制曰表正萬邦宣揚百度眷是股肱之

任其惟楫礪之求俯詢僉同用頒明命

具官向敏中

器宇

宏遠風規淑清鑒洞化原績周時務粵踐鈞衡之任

茂成飭實之和予嘉乃勲爰立作相佐王興化茲有

望焉

蒙正以端拱元年二月拜相淳化二年九月罷

四年十一月復入相至道元年四月罷判河南

府至是年三月復入相凡三拜相在國朝以來

凡三居相位唯趙普與呂蒙正五年十一月南

郊畢除守司空兼門下侍郎○敏中爲河北河

南安撫大使至是召入

辛卯王化基罷叅知政事自兵部尚書罷為工部尚書知揚州

化基自至道三年正月叅知政事至是年三月

罷在政府凡四年化基在中書 不以任

補諸子官然能訓導皆有所立子舉正為叅知

政事舉元為天章閣待制卒贈右僕射謚惠獻

同日王旦叅知政事自給事中同知樞密院事遷工部侍郎除

馮拯陳堯叟並同知樞密院事拯自樞密直學士祠部員外郎遷右諫

議大夫除堯叟自樞密直學士主客郎中遷右諫議大夫除

拯字道濟河陽人堯叟字唐夫閬州人○景祐

元年十二月王旦從上幸澶州雍王元份留守

京師遇疾詔旦馳還權留守事改尚書在丞執

政凡六年至三年三月拜相○拯少時以文謁

趙普見而竒之謂曰子位與壽他日我若也○

堯叟舉進士第一至是並拜同知樞密院事

四月乙未王欽若叅知政事自知制誥翰林學士遷左諫議大夫除

欽若字定國臨江新喻人舉進士甲科欽若以

翰林學士使西蜀還對于崇政殿即日有是除

六月己卯周瑩罷知樞密院事自宣徽北院使罷為永清軍節度使

瑩自咸平三年二月除知樞密院事是年六月

罷在樞府踰二年瑩在右府無他謀略及蒞軍旅
畏懦自全所歷藩鎮率無善狀

十月丁亥向敏中罷相

罷為戶部侍郎歸班

制曰廟堂之上輔弼之臣

實代天工

式隆政本或徇私踰矩

罔上圖窳其在公朝曷副僉屬

具官向敏中

逮事先帝嘗列中

樞暨朕纂承遂正台宰翼贊之功未著廉潔之操茂聞
喻利居多敗名無耻始營故相之第終興嫠婦之詞對
朕食言為臣自昧宜從罷免用肅群倫

敏中自咸平四年三月與呂蒙正同拜相至是
年十月罷入相踰年初故相薛居正子惟吉婦

柴氏無子欲改適張齊賢惟吉有子曰安上

訴其事柴因上書訟敏中質其第虧價又嘗欲
娶已不許上問敏中敏中言實買安上居第近
喪妻不復議姻且未嘗求婚於柴既而聞其娶
王承衍女弟責其不實乃罷相知永興軍而貶
齊賢先是翰林學士宋白嘗就敏中假金不與
白草制極力詆之有對朕食言為臣自昧之語

敏中讀之流涕

長編

咸平六年

癸卯

九月甲辰呂蒙正罷相

為太子太師

制曰國有承弼時惟股肱入既賴於告猷退亦全其養

素具官呂文雅之行簪紳所推出入兩朝揚踐三事經

百度之繁會集九功之惟和夙夜致勤腴理生疾願

辭衡石屢削疏封重違至懷式隆優命

蒙正自咸平四年三月三拜相至是年九月罷

入相踰二年蒙正以苦肱凡求退至是許之

封萊國公後改封徐又封許景德二年春歸洛祥符四年真宗過洛兩幸其第問蒙

正諸子孰可用對曰臣之子豚犬耳猶子夷簡

宰相才也蒙正客富言令其幼子在書院習讀

蒙正見其子驚曰此兒他日名位與吾相似而

勲業遠過吾言之子即富弼也其知人如此

景德元年甲辰

七月丙戌右僕射平章事李沆卒

沆自咸平元年十月拜相至是年七月薨于位

為相凡七年卒上聞之驚嘆趣駕幸其第哭之

慟謂左右曰沆為人忠良純厚始終如一豈意

不享遐筭言畢淚下年五十八贈太尉中書令

謚文靖他日上與輔臣論舊執政因言呂蒙正

性淳厚李沆温和寡言嘗廷議政事而向敏中

獨無言沆乃曰敏中素同此議何得對上緘默

亦足見沈之純誠也乾興元年十一月配享真

宗廟庭

庚寅畢士安參知政事

自翰林侍讀學士兵部侍郎遷吏部侍郎除

士安字仁叟代州雲中人真宗為開封府尹以

士安為判官及即位令士安攝府事李沆言中

書無宰相上意欲擢任三司使

寇準乃先

置宿德以鎮之遂自翰林侍讀

遷士安參知政事士安

入謝真宗曰未也行將相卿誰可與卿同進者

士安因言寇準忠義能斷大事臣所不如上曰

聞準剛使氣柰何士安曰準忘身為國秉道疾

邪故不為流俗所喜今天下之民雖蒙休德涵

養安逸而北戎跳梁未服若準者正宜用也不

閱月遂與準並相

長編

八月己未畢士安寇準並相

士安自行尚書吏部侍郎參知政事拜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準自三司使行尚書兵部侍郎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

士安拜相制曰璿樞觀象三階驗乎太平金鉉調元

四輔佐於神化朕纂承鴻緒恢闡皇猷恩欲固大業

於隆平躋兆姓於仁壽寤興為念惕厲于懷爰得老

成簡茲圖任

具官畢士安

性體純厚德包元和羽翼冲人

夙昭彛範徊翔近著實壯嘉猷中外迭更矩儀斯茂

遂贊大鈞之任勤宣百揆之功屬鼎席之求賢命槐
 庭而正秩併加徽數以叶舊章膺茲眷懷徃踐于位
 準拜相制曰朕繼體二聖光宅萬方盱食宵衣愛民
 治國敢忘欽翼仰奉燕詒思得忠良弼于機務具官冠準
 嘗以公望佐于昌朝讜議嘉猷清規直道冠於當代
 休有令聞自膺屏翰之權洎商金穀之任藹然茂績
 副我精求用詢朝僉委以柄政允賴股肱之力罄宣
 帷幄之謀徃欽訓詞勿懈于位

初翰林學士夏侯嶠卒閱數月士安為相士安
 撫座嘆曰夏侯峻極在吾豈當據此高位二年

十一月南郊畢除中書門下侍郎兼工部尚書

○上每得進奏院奏邊事必付中書謂畢士安
 寇準曰軍旅之事雖屬樞密院然中書總文武
 大政號令所出鄉者李沆或有所見徃徃別具
 機宜卿等當詳閱邊奏共參利害勿以事于樞
 密院而有所隱也因言樞密之地尤須謹密漏
 泄禁中語古人深戒若與同列及樞密彰不協
 之迹則中外得以伺其間隙實非便卿等志之

長編

同日王繼英樞密使自宣徽南院使檢校太保知樞密院事除

馮拯陳堯叟並僉書樞密院事

拯堯叟自同知樞密院事並遷工部侍郎

除仍詔俸秩恩例並同樞密副使

繼英以景德二年十一月南郊畢除檢校太傅

三年二月卒在樞府凡六年真宗幸其第臨哭

久之翼日謂宰相曰繼英久在左右小心畏謹

奄忽淪逝良可念也廢朝五日贈太尉兼侍中

謚恭懿

景德二年乙巳

四月癸卯王欽若罷叅知政事

欽若自咸平四年四月除叅知政事是年四月

罷遷刑部侍郎資政殿學士未幾改為兵部侍

郎資政殿大學士執政凡四年景德元年八月

契丹入寇上欲擇大臣使鎮大名以叅政王欽

若判天雄軍兼都部署二年自天雄軍來朝遂

加階邑實封又賜襲衣金帶鞍馬故事輔臣加

恩無所賜上以欽若守藩有勞特寵異之遂

為故事

輔臣加恩賜衣帶鞍馬自欽若始

欽若素與寇準不協

自天雄再表求罷繼以面請上敦諭不得奪乃

置資政殿學士以欽若為之仍遷刑部侍郎中

書定其班在翰林院學士之下侍讀學士之上

未幾改爲兵部侍郎資政殿大學士班在文明殿學士之下翰林學士承旨之上置資政殿學士大學士自

欽若始

同日馮拯叅知政事

自工部侍郎簽書樞密院事除

大中祥符元年十二月東封除尚書左丞四年

四月祀汾陰除工部尚書

十月乙酉吏部侍郎平章事畢士安卒

士安以景德元年八月拜相是年十月薨于位入相凡一年餘士安初與寇準同拜而士安多疾在告求罷不許至是晨朝下殿廬疾作輿歸

而卒車駕臨哭謂寇準曰士安善人也事朕於南府東宮以致輔相飭躬畏謹有古人之風遽此淪沒深可悼惜詔贈太傅中書令謚文簡

景德三年

丙午

二月戊戌寇準罷相

爲刑部尚書

制曰弼諧之任體貌宜隆其有踐歷台階資遷歲律彌綸事務盡瘁夙宵俾從進退之宜用保始終之分聿頒明命誕告具寮具官寇準蔚有嘉猷出逢昌運器幹標于國棟符采冠於時髦向以先帝舊臣虛懷厚遇擢進會府遠列台司左右朕躬緝熙帝載眷言機務

不欲重煩解黃閣之劇權正秋卿之峻秩荷茲寵命式保令猷

準自景德元年八月與畢士安同拜相是年二月罷入相踰年時河北罷兵契丹既和朝廷無事寇準頗矜其功雖上亦自德為也待準極厚王欽若深害之一日會朝準先退上目送準欽若譖準曰澶淵之役陛下寇準之孤注也斯亦危矣由是上頽準稍衰在中書喜用寒進每御史闕輒取敢言之士用之他舉措多自任同列忌之嘗除官同列屢目吏持例簿以進準曰等

相所以器百官用例非所謂進賢退不肖也因郤而不視既罷相遂相王旦旦入謝上謂寇準以國家爵賞過求虛譽無大臣體罷其重任庶得終吉也既而命準出知峽州又遣近侍傳旨戒約他日上謂輔臣曰執政之地百寮具瞻品藻擬倫當務公共輕諾寡信怨是用長不可不戒也寇準之居相位多致人言豈不由此馮拯

曰呂蒙正嘗云準輕脫好取名譽不可不察編長

同日王旦拜相自尚書左丞參知政事除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制曰作朕股肱斯為輔相詢求謹議精擢寶臣允符

審象之求乃降卽真之命具官王旦五行鍾秀四氣均和

有華國之文負經邦之業言皆中禮動不違仁頃由

近密之司陟預鈞衡之列盡規納誨克纂前修正色

直躬聿隆時望居然國噐簡在朕心俾正位於中書

且升榮於起部同底于道爾其欽哉

四年八月除監修國史大中祥符元年十二月

東封除中書侍郎兼刑部尚書時親王皆進封

上謂王旦等曰先帝每命宰臣親王降制則不

御崇德殿視朝應有故事其旨以命宰相親賢

示帝王不專邪四年四月祀汾陰除尚書右僕

射兼中書侍郎五年二月撰汾陰頌成除昭文

館大學士十一月聖祖降除兼門下侍郎充王

清昭應宮使初置王清昭應宮使宰臣王旦

爲之七年王清宮成除守司空九年二月國史

成除守司徒天禧元年二月恭謝畢守太保且

以司徒復加太保以三公併除雙員自旦始

大中祥符五年王清昭應宮成王魏公爲首相始命充使宮觀置使自此始然每爲見任宰相

兼職天聖元年呂申公爲相時朝廷崇奉之意稍緩因請罷使名石林燕語○自真宗崇道

教建王清昭應宮乃命宰相兼使執政副之應在朝從官皆兼領提舉在京宮觀至王清昭應

災罷使副其提舉宮觀不廢蓋使從官仍就添給之俸耳元豐官制行悉罷祖宗官制舊典

二年上謂輔臣曰今封疆寧謐序氣均調所謂人情和天道順也王旦等曰陛下虛心求治屈已爲民夷狄懷來歲豐人樂此太平之應也咸再拜賀上曰亦卿等之力也觀古今事若君臣道合上下同心何憂不治今四方無虞卿等宜謹守經制審於出令耳長編○旦端重堅正明達國體接物若甚和易而風儀峻整當官蒞事莊厲不可犯是時契丹旣已請盟趙德明亦納誓約願守河南故地二邊兵罷不用天下無事且以謂宋興三世祖宗之法具在其爲相務遵法

度重改作妙於啟奏言簡理順每與同列論事上前或枉直相戾雖未嘗廷爭然自守直道不爲曲辨所遷有謗於上者旦輒引咎亦未嘗自辨人主盛怒可辨者辨之必得而後已有識略善鎮定大事不以名譽必求其實苟賢且才矣必久其官而衆以爲宜某職然後遷其所薦引人未嘗知士雖拂於已者亦不以私廢當國歲久上益倚信進退能否所言無不聽雖他宰相大臣有所議必曰王某以爲何如事無大小非旦言不決當是時海內富實群工百司各得其

職故天下至今稱賢宰相七年王旦至自兗州
旦言河北轉運使李士衡張士遜知兗州王臻
等蒞事幹集望賜詔褒諭萊州通判徐懷式等
於輿論頗無治轂望令轉運提刑司察之詔可
或謂旦曰公爲元宰將命出使而所舉官吏僅
得褒詔不遂遷擢無乃太輕乎旦曰旣稱薦之
又請亟用則上恩皆出於已矣此人臣之大嫌
也入內押班周懷德實與旦同行或請問必埃
從者皆集整衣冠見之白事已則退未嘗私焉
議者以爲得體將作監丞李惟簡不樂任進屏

居二十餘年上特召對面命以爲太子中允致
仕初召惟簡使者不知其所止上令至中書問
王旦然後人知惟簡乃旦所薦務匿名迹遠權
勢他所薦士尤多類不以告人其後史官修真
宗實錄得內出章奏乃知朝廷士多旦所薦云
中書嘗請以工部侍郎知制誥盛度權知開封
府上曰可更問王旦時屬疾在告中書具聖語
就問之旦曰度必不樂此任旣而度果詣中書
自言幸以文字進不願處繁劇中書併以聞上
曰王旦銓量才品極當人人各得其所此豈可

不問也乃以知制誥樂黃目權知開封府而度
知制誥如故知秦州曹瑋數上章求解州事上
問王旦誰當代瑋旦薦禮部郎中李及可任上
卽命爲太常少卿代瑋秦州衆議皆謂及雖謹
厚非守邊才不足以繼瑋祕書監楊億以衆言
告旦旦不答及果有敵億復見旦且言旦之知
人旦曰夫以曹瑋知秦州羗戎讐服邊境之事
瑋處之宜矣使他人往必矜其聰明多所變置
敗壞瑋之成績旦所以用及以及重厚必能謹
守瑋之規摹而已億由是服旦之識度宦者劉

承珪病且死求爲節度使真宗語旦曰承珪待
此以瞑目旦執以爲不可曰他日將有求爲樞
密使者柰何自是內臣官不過留後其他又言
榮王元儼宮火不當歸咎於人又辨朝臣與曰
者往還不當坐罪 上皆納之又沮同列賀死
蝗會二府方奏事飛蝗蔽天墮於殿庭間者上
以語旦執政皆頓首曰王旦遠識非臣等所及
長編○景德四年宰相班位與樞密使叅政重行
上每見王旦班王欽若等位太逼謂左右曰殿
庭儀石以南頗隘狹故朝集僅若同行卽詔閣

門移宰相於儀石之北餘立其南八年賜宰相
御製良臣正臣忠臣姦臣權臣論

已亥王欽若陳堯叟並知樞密院事欽若自資政殿大學士兵部侍郎

郎遷尚書左丞除堯叟自刑部侍郎簽書樞密院事遷兵部侍郎除仍兼群牧制置使

趙安仁叅知政事安仁自知制誥翰林學士遷右諫議大夫除

韓崇訓馬知節並簽書樞密院事崇訓自樞密都承旨四方館使遷檢

校太傅除知節自樞密都承旨東上閣門使遷檢校太保除

安仁字樂道洛陽人崇訓字知禮殿前指揮使

韓贇之子知節字子元開封祥符人○時馮拯

以刑部侍郎為叅知政事上不欲拯居欽若上

遂以欽若為尚書左丞知樞密院事而以拯為

兵部侍郎並知樞密院事詔叙以欽若拯堯叟

安仁崇訓知節為次令即日視事欽若喜迎人

主意其寵遇如此長編欽若既譖寇準為城下之

盟真宗愀然不樂欽若曰惟有封禪泰山可以

鎮服四海誇示夷狄然當得天瑞前代蓋有人

力為之者於是天書降于左承天闕之上大中

祥符初泰山父老請封禪禮成累遷吏部尚書

事堯叟大中祥符元年從祀東封除尚書左丞

略正月真宗朝謁諸陵留守京師累除戶部尚書

○安仁初議封禪與王欽若並為泰山經度制
 置使判兗州累除刑部侍郎○崇訓長厚謙畏
 未嘗忤物知節折節讀書至是並拜簽書樞密
 院事當是時契丹已盟中國無為大臣方言符
 瑞知節每不然之言天下安不可去兵忘戰之
 意大中祥符元年十二月從祀東封除檢校太
 傅四年四月祀汾陰除宣徽北院使

景德四年

丁未

五月改大中祥符

八月庚子韓崇訓罷簽書樞密院事

為齊州防禦使

崇訓自景德三年二月除簽書樞密院事是年

八月罷在樞府踰年崇訓以目疾累表求罷從

之

大中祥符四年

辛亥

七月甲午馮拯罷叅知政事

為刑部尚書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

拯自咸平四年三月除同知樞密院事景德元

年八月除簽書樞密院事二年四月除叅知政

事是年七月罷執政踰十年拯以疾求解優詔

不許真宗仍作詩以喻之拯復三上表求退真

宗重違其請故有是命

大中祥符五年

壬子

四月戊申向敏中拜相

自資政殿大學士行刑部尚書兼秘書監拜同平章事充

集賢殿大學士

制曰王者奉若天憲裁成物宜萬樞之繁實總於元

弼六符之重乃法於泰階必惟其人乃底諸道

具官向敏

中誠符忠恪識洞幾微經以懿文彰乎雅用山甫之

志式古訓以惟精魏絳之仁利公室而斯在早以一

德贊乎先朝洎登翊於朕躬旋正名於台席出納大

命懋昭永圖沃心居多宣力盡瘁出撫方面荐著於

風聲再委居留能鎮於雅俗自嚴疑之入侍固體貌

之有加洽聞辰告之猷增仰時中之道英規爾茂雋

望攸歸是用陟于巖廊對掌鈞軸代工之任仰成在

茲蕃錫徽章式申褒異於戲朕承積累之慶以致乎

小康念輔弼之難豈忘於枚卜咨乃著舊佐于眇冲

所宜遵臣鄰之言謹幾康之戒總率衆職寅亮九功

欽哉勗哉無懈于位

敏中咸平四年三月與呂蒙正拜相五年十月

罷是年三月復相景德初敏中爲京兆安撫使

真宗幸澶淵密詔敏中便宜從事邊境以安真

宗有復用之意東封西祀皆以敏中留守京師

及再掌留任人情帖然上愈嘉之故使復相

事畧

十一月聖祖降進中書侍郎兼刑部尚書累遷
 吏部尚書七年八月除景靈宮使時初置使以
 敏中為之天禧元年八月除尚書右僕射兼門
 下侍郎監脩國史除僕射日真宗使人密覘之
 云敏中方謝客門闌悄無一人真宗笑曰向敏
 中大耐官職二年閏四月除玉清昭應宮使三
 年十二月南郊畢除左僕射昭文館大學士
 九月戊子王欽若陳堯叟並拜樞密使
欽若自行吏部尚書知樞密院事脩國史並除檢校太傅同平章事充樞密使
 欽若拜樞相制曰任摠樞機事兼軍國匪勲勞之夙

著洎學術之該通則何以輔弼皇圖羽儀近列眷予
 茂選今得其人具官王欽若江山萃靈風雲玄感蘊長才
 而命世挺壯節以致君峻擢先朝飛榮景運參毗政
 理典領事功知無不為綽有餘裕登封之日先置甚
 勤未極疇庸豈忘注意俾登黃閣特正鴻樞兼絕席
 之崇資增爰田之異數往踐休寵懋揚德輶
 堯叟進樞密使制曰密勿之地事機頗煩或兼列於
 槐庭用燮和於鼎鉉任惟要劇時所式瞻必有宏才
 克膺殊拜具官陳堯叟雄文拔俗深識造微冠異等於先
 朝展壯猷於當代治盤錯之務聿彰幹能陟嚴近之

司協宣規畫贊橫汾之吉祀成奠王之上儀夙夜交
脩群倫胥仰俾紆相印就正使名加帝傳之榮資進井
田之采邑最增懿績用沃僉諧

同日馬知節樞密副使

趙安仁罷叅知政事

安仁自景德三年二月除叅知政事是年九月
罷執政踰五年安仁心畏謹處事精審特留意於
刑名內外詔書關要切者安仁裁損之上嘗與
王欽若論方今大臣孰爲長者欽若欲排安仁
乃譽之曰無若趙安仁上曰何以言之欽若曰

安仁昔爲故相沈義倫所知至今不忘舊德常
欲報之上默然始有斥安仁意矣嘗謂王旦曰
聞趙安仁在中書絕不親事每奏對亦未嘗有
一言可罷之旦對曰安仁頗知大體居常進擬
皆同列議定方敢取旨臣每見臨時變易於上
前者皆迎合陛下意安仁無異議且有執守上
曰能如是耶朕不知也卿可諭之令更宣力退
以語安仁安仁曰上誤拔擢至此以不才斥去
宜矣使與衆人騁辯取容安仁不爲也旦喜曰
適保安仁於上前不誤知人矣及罷政事仍領

王清宮使依前脩國史編長安仁善議論好誘掖後進學士大夫以清德崇之操履純正寬恕謙和有所獻納必焚草藁尤練典故近世衣冠人物制度悉能記之雖至貴顯簡儉若平素卒贈吏部尚書謚文定

同日丁謂叅知政事

自鹽鐵使右諫議大夫樞三司使遷戶部侍郎除

謂字公言蘇州人舉進士居第四初議封禪未决因謂言遂定朝廷每有營造莫不兼領及奏祥瑞事皆謂與欽若與焉初翰林學士李宗諤與王旦善旦欲引宗諤為叅知政事嘗以告欽

若欽若唯

旦曰當白上宗諤家貧祿廩不

足以婚嫁旦前後資借之甚多欽若知之故事

謝叅政日所賜之物幾三千緡欽若因密奏宗

諤負王旦私錢不能償旦欲引宗諤叅知政事

得賜物以償已債非為國擇賢也明日旦果以

宗諤名聞上變色不許及趙安仁罷謂時奉詔

謁亳州太清宮猶未還即命謂代之盖欽若所

薦欽若與劉承珪陳彭年林特及謂等交通蹤

跡詭異時人謂之五鬼○八年禮部尚書張詠

臨終奏疏言不當造宮闕竭天下之財傷生民

之命此皆賊臣丁謂誑惑陛下 乞斬謂頭置

國門以示天下然後斬詠頭置丁氏之門以謝

謂上亦不為忤 並長編

大中祥符七年 甲寅

六月乙亥王欽若陳堯叟並罷樞密使 欽若自行吏部尚書檢校

堯叟自行戶部尚書檢校太尉同平章事罷為戶部尚書

馬知節罷樞密副使 自檢校太

欽若罷樞密使制曰鴻樞之任基命是毗言念忠賢久

叅翊亮荷倚毗於中外聲効誠於夙宵俾全進退之宜

是曰優隆之命 具官王欽若 風規俊茂器識深冲首

贊近司實傾亮節悉心 補職 當官舉封獄之上儀嘗

資先置按禮神之嚴蹕莫匪從行歷歲滋深服勞斯

至俾冠外庭之秩仍增采邑之封式遂養恬用符均逸膺

茲眷獎無怠欽承

堯叟罷樞密使制曰朕仰膺丕命思又庶邦 實 股肱之

臣早罄訏謨之効均勞念舊方切於虛懷徙職推恩抑存

於令典 具官陳堯叟 識度精明才能間傑自升位序克

奉官箴弼事典以無違裁物宜而惟允洎汾睢之親

祭掌經畫以惟寅僉論所歸乃庸斯茂屬當久次宜

就安閒加奉邑之殊榮處中臺之顯秩載申命數式

示朝恩當體眷懷無忘欽翼

欽若自景德三年二月除知樞密院事大中祥符五年九月除平章事樞密使至是年六月罷在樞府八年○堯叟自咸平四年三月除同知樞密院事景德元年八月除簽書樞密院事三年二月除知樞密院事大中祥符五月九月除同平章事樞密使至是年六月罷在樞府凡十三年○知節自景德三年二月除簽書樞密院事大中祥符五年九月除樞密副使至是亦罷在樞府踰八年○欽若性傾巧敢爲矯誕知節

薄其爲人未嘗詭隨遇事敢言不少自屈每廷議得其不直輒面斥之上嘗以喜雪詩賜近臣而誤用旁韻王旦欲白之欽若曰天子詩豈當以禮部格校之遂止欽若退遽密以聞已而上諭二府曰前所賜詩微欽若言爲衆笑旦唯

知節斥其姦狀上亦不罪也欽若每奏事或懷數奏但出其一二其餘皆匿之旣退則以已稱上旨行之知節嘗於上前顧欽若曰懷中奏何不盡出寵顧方深知節愈不爲之下爭於上前者屢矣瀘州都巡檢王懷信等上平蠻之勞

欽若久不矣知節因面詆其短爭於帝前及帝
趣論賞欽若乃擅除懷信等官上怒謂向敏中
等敢以爵賞之柄高下爲已任近位如此朕束
手也又曰欽若等異常不和事無大小動輒爭
競朕於臣下止可如此爾其如事君之禮人所
具瞻何知節力詆朝列審刑審官兩制三館諫
官御史都無其人其薄人厚已如此於是三人
皆罷長編欽若堯叟各守本官未幾復群牧之職
明年復爲樞相知節以檢校太傅宣徽北院使
兼副使但除防禦使尋出知潞州

同日寇準樞相

自行兵部尚書除檢校太尉兼同平

制曰樞衡列位邇天極之崇高鼎鼐須才贊朝經之熙

洽非勲勞之夙

著

望實之俱優允契具瞻曷嘗虛授

具官

寇準中和毓粹端厚存誠素推謫直之風謹守莊方

之操奮庸當代陳力先朝密勿近司

參禪宰

政逮茲續紹尤切倚毗尋致位於公台

復憂於屏翰

一昨順風展禮清蹕戒塗

司鑰以惟○致鳴析之絕警

誕彰懿績休有令聞適當注意之辰聿賴登樞之効宜

加甄寵用委財成體予

求舊之懷

之志往踐厥職爾

其勗哉

準自景德元年八月與畢士安同拜相至三年
二月罷尋出知峽州又知天雄軍入判尚書都省
六年真宗幸亳州以準留守京師是年遂有是

命

七月癸卯王嗣宗曹利用並樞密副使

嗣宗自同州觀察使利

用自內客省使嘉州防禦使並除檢校太保

嗣宗字希亮汾州人利用字用之趙州人○嗣

宗舉進士試藝講武殿嘗程力以取甲科真宗
親征契丹有求和意時利用為殿前承旨適奏
事行在以利用使于兵間仍歲遺銀絹三十萬

成約而還至是自內客省使嘉州防禦使除不
帶正官盖用趙普例天禧元年二月恭謝畢除

檢校太保

太中祥符八年乙卯

四月壬戌寇準罷樞密使

自行兵部尚書依前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充武勝軍

節度等使

制曰褒德顯庸茲為邦範出藩入輔寔賴時英詢于

至公乃有成命

具官寇準敏才多識茂器不群服文雅以

馳稱蘊誠明而待物匪躬盡瘁知無不為履信資忠
行有餘力而乃徇翔密勿登翊隆平正色當官百度

以之允洽清規鎮俗庶邦由是咸寧頃圖掌鑰之勲
且佇爲霖之効再當機要俄留歲時試盤錯之至難
罄弼諧之大節誕彰懿績綽茂嘉猷朕寵待老成永
言勤止特推異數茂舉徽章俾仍金鉉之司往踐油
幢之任勉爲儒將式鎮翰垣

準自大中祥符七年六月除中書門下平章事
充樞密使至是年四月罷在樞府未踰年先是
準惡三司使林特姦邪數與忿爭上前上謂王
旦等曰準年高屢更事朕意其必能改前非今
觀所爲似更甚於疇昔日等曰準好人懷惠又

欲人畏威皆大臣所當避而準乃以爲已任此
其所短也非至仁之主孰能全之編長○準之未

爲樞密也且嘗得疾未愈上命肩輿入禁中見

於便殿問曰卿今疾亟萬一有不諱使朕以天

下付之誰乎旦曰知臣莫若君惟明主擇之再

三問不對上曰張詠何如又問馬亮何如不對

上曰試以意言之旦強起舉笏曰以臣之愚見

莫若寇準上憮然有間曰準性剛褊更思其次

旦曰他人臣所不知也遂辭退及準爲樞密使

中書行事關送樞密院礙詔格準卽以聞上謂

旦曰中書行事如此施之四方奚所則旦再拜謝曰此實臣等過也中書吏既坐罰樞密院吏皇皇告準曰中書樞密院日有相干舊例止令諸房改易不期奏白而使宰相待罪既而樞密院有事送中書礙詔格吏得之欣然以呈旦旦却送與樞密院吏白準準大慙翼日謂旦曰王同年大度如此耶旦不答日每對上必稱準之才而準數短之一日上謂旦曰卿雖談其美彼專道卿惡旦曰理固然臣在相位久政事闕失必多準對陛下無所隱益見其忠直此臣所以

重準也上由是愈賢之及準自知當罷使人私於旦求為使相旦大驚曰使相安可求耶且吾不受私請準恨之既而上問旦準罷當何官可為旦曰準年未三十已蒙先帝擢置二府且有才望若使相令處方面其風采亦足為朝廷之光也及制出準入見流涕曰非陛下知臣何以至是上具道旦所以薦準者準便愧嘆出語人曰王同年器識非準所可測也 同上

同日王欽若陳堯叟並樞相

欽若自判尚書都省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

駁事依前吏部尚書同平章事充樞密使堯叟依前戶部尚書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充樞密

使兼群牧制置使

本朝令北省侍中不除有給事中左右諫議大夫起居郎起居舍人左司諫右正言中書門下

檢正諸房等官舊惟判門下省直諫院知銀臺

司兼門下封駁為差遣今南省有尚書令左右

司六書六侍二十四司員外郎中等官舊惟判

尚書都省三司使判官等職判吏部南曹流

內銓判祠部刑部等職為差遣

欽若拜樞相制曰朕纂承基構摠覽寰區思馴致於

治平式疇咨於輔弼粵有良佐時惟傑才宜允僉偕

再伸圖任具官王欽若英竒間出純粹挺生精識敏於著

龜廣學該於流俗懿文緯國端操事君自典機衡屢移

年律首謀盛舉講封岱之縟儀總數群材助興邦之

大略乃庸居最雋望攸歸一昨解印中樞均勞會府

進退之際餘裕且多夙夜之勤竭誠匪懈是用俾調

元化重陟近司勉竭忠規往膺休命

堯叟拜樞相制曰密勿之司事機甚劇九圖邦彥用

致時雍乃眷良臣俾復茲任具官陳堯叟識略淹該器能

宏遠學洞典墳之奧文兼盤詰之風謹以飭躬乃人

倫之龜鑑敏於從正實化神之丹青自列近司久傾亮

節發揮事業庶績咸熙申畫封圻遠人率服頃之均

逸盖本優賢益彰盡瘁之誠克協疇庸之舉重委樞

軸仍調鼎彞往踐厥官無忘祗恪

欽若與堯叟自祥符五年九月並同平章事充

知三五頁六

編年錄

卷之三

知三五頁六

樞密使後與堯叟同罷至是復與堯叟並命○
 天禧元年二月奉天書合祭天地群臣上尊號
 冊寶欽若除右僕射會靈初置使命參知政事
 兼領於是王曾次當為之欽若方挾符瑞固恩
 寵欲得此曾因懇辭焉欽若遂兼會靈觀使八
 年拜相

七月戊午王嗣宗罷樞密副使

為天平軍節度使檢校太保

制曰裂壤分茅易著建侯之象整軍經武傳垂謀帥
 之文將求四國之蕃必協萬夫之望斷於朕志聿降
 命書具官王象緯儲靈珪璋稟粹忠而能力剛且近

仁有文武之才居為國器繕天人之學時謂吏師而
 自出應昌期逮事列聖荐更中外動著聲猷頃者擢
 自廉車入參樞務嘉言罔伏每盡於良規直道自持
 益光於輿頌是用擇茲良日付以高牙升帝傳之崇
 名益井田之多戶分憂闔外制勝幄中爾其欽哉往
 踐于位

嗣宗自大中祥符七年七月除樞密副使至是
 年七月罷在樞府踰年嗣宗表求外郡故有是
 命後上章求退而猶欲領郡寇準為相惡之即
 以為左屯衛上將軍致仕卒年七十八贈侍中

謚景莊

大中祥符九年 丙辰

正月丙辰張旻樞密副使

自侍衛馬軍副都指揮使威塞軍節度使檢校太保

遷宣徽北院使除

旻開封人事真宗于潛邸及即位以殿前都虞

候從祀東封是時盛興宮室人皆爭奉符瑞丁

謂王欽若主其事無敢議者旻毅然謂土木之

役不足以承天意是年正月遂有是除 事畧

八月甲申陳堯叟罷樞相

自樞密使行戶部尚書檢校太尉同平章事罷為尚

書右僕射

制曰宥密之司是綜於機政師表之任首列於臣工

式獎舊勞俾申異數 具官陳堯叟 學探闡奧業茂經綸頃

以碩才擢參機務勵直清而率履蘊識略以研幾贊

襄大猷佐佑鴻化邁兼宰弼益重鈞衡望實愈隆謨

明是 賴而志勤夙夜繼晷冲和易告踰時拜章有請懇辭劇柄頗見誠心特舉徽章用旌冲挹 峻端揆之崇

列改褒功之美稱申此優賢遂其養素

堯叟自大中祥符八年四月同平章事充樞密

使至是年八月罷 執政踰年○堯叟久疾求

領外任上遣閣門使 楊崇勳 第撫慰且詢其意堯

叟詞志懇確乃從之命 其齋告牒就第賜之尋

命判河陽月給實俸歲賜公使錢百萬堯叟力疾求入辭肩輿至便殿詔勿拜賜坐又作詩餞其行卒贈侍郎謚文忠堯叟偉貌強力奏對明辨多任智數久典機密軍馬之籍悉能記之父省華終左諫議大夫母馮氏性嚴毅弟堯佐景祐四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堯咨舉進士第

後以儒臣易武守仕至武信軍節度

九月甲辰丁謂罷叅知政事

自兵部尚書罷為檢校太尉兼御史大夫平江

軍節度使

制曰入陪鈞軸佐三事之崇出擁旌旄冠十連之長

中外迭處勞逸惟均

具官

翰墨俊才摺紳偉望昌辰

斯邁華貫旋升美謀居多忠規尤著而自董臨邦計

叅預政經屬鉅典之交修暨殊庭之肇葺儲峙無乏

締創亟成衛溫洛之元符總奉常之盛禮盡瘁之志

實播於朝倫經緯之材久彰於國器歲律滋久機務

實繁俾輟彌綸徃分屏翰加崇資於掌武臨巨屏於

中吳於戲自儒服而登將壇由中樞而臨故里茲為

殊遇彌顯至榮祗荷寵章勉堅誠素

謂自大中祥符五年九月除叅知政事至是年

九月罷執政四年謂上章請外即授本鎮旄鉞

以寵其行尋命謂知昇州請歸拜墓許之

丙午陳彭年王曾張知白並參知政事彭年自翰林學士工部侍郎

郎知制誥兼龍圖閣學士遷刑部侍郎仍充會靈觀使曾自翰林學士兵部侍郎知制誥遷左

諫議大夫除知白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遷給事中除

彭年字永年撫州南城人曾字孝先青州益都

人知白字用晦滄州青池人○曾知白彭年等

與王旦同在中書嘗乘間謂旦曰曾等援擢至

此公力也願有所禪補旦曰願聞之曾曰每見

奏事其間亦有不經上覽公但批旨行下恐人

言之以為不可旦但遜謝而已一日奏對旦退

曾等俱留上愕然曰何事不與王旦同白曾等

乃以前說聞于上上曰所行公否皆曰公上曰

王旦事朕多歷年所朕察之無毫髮私自東封

後朕諭小事一而專行卿等當謹奉之退而謝

於旦曰上之委遇非曾等所知也旦曰向蒙諭

及不可自言先得旨今更賴諸公規益○彭

年性敏給強記尤好儀制公革刑名之學上多

令檢討典故自大中祥符後禮典交舉彭年無

不參預或中使手札臨問彭年從容應答無所

疑滯皆合上意凡典章文法之事每密有詢訪

自升內閣卽以翰墨爲已任不欲領它務然李宗諤楊億皆在朝及宗諤卒億病退則彭年專文翰之任矣事務益煩愈益勤職以固恩寵形神皆耗前後御製歌詩凡六篇其恩遇如此彭年執政凡五月會天禧大禮命爲天書儀衛副使齋宿間中風眩輿至其家卒真宗震悼卽幸其第涕泗久之謂王欽若曰彭年善人何意遽此淪喪至於兼才博學今罕其比自在左右服勞夙夜憂職太深未嘗午憇朕每諭其游息然賦性勤謹行之彌篤不幸而殞得非命歟贈右

僕射謚文僖然彭年素姦諂時號九尾野狐與王欽若丁謂林特等交通詭秘時論謂之五鬼在翰林日嘗詣中書謁宰相王旦辭不見翼日復至自言有事當啟白旦諭令見向敏中吏取彭年所留文字示旦旦瞋目索紙封之敏中曰何不一覽旦曰不過興建符瑞圖進取爾始彭年仕未達爲大理寺詳斷官張齊賢時實當國一見輒不可人問其故齊賢曰此人在朝必亂國政或疑齊賢過甚後乃服其知人

並長編

同日任中正樞密副使

自樞密直學士給事中權知開封府遷工部侍郎除

中正字慶之曹州濟陰人

天禧元年 丁巳

五月戊申王旦太尉兼侍中

旦自開府儀同三司守太保兼門下侍郎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充王清昭應宮使昭文館大學

士監脩國史拜太尉兼侍中許五日一赴起居

因入中書或遇軍國重事不限時日並令入預

參決 五月戊申不拜 是月庚申復下制加恩依前太保

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加食邑實封每三五日

一入中書或遇稍安勿拘此制若有軍國重事

不限時日入預參決旦登柄用凡十八年為相

僅一紀謙退周謹每遷官受賜常有愧避之色

素羸多疾又以各位太重憂畏不自安至是連

拜章求退上素重其德望委任莫二聞其引退

甚不樂優詔褒答繼以面諭制授太尉兼侍中

聽五日一赴起居因入中書旦聞命愈恐家居

不出手疏懇請去位固讓加秩辭意堅苦又遣

其子詣向敏中附奏上曰欲引退固未可言但

體質羸弱亦可憂也且當國歲久始終如一鎮

靜中外實有賴焉且未嘗有一事干撓朝廷今

此固辭或難違其志既決旬乃詔止加封邑其餘優禮悉如前制長編

七月丁巳王旦罷

除太尉依前充王清昭應宮使

制曰旌賢尚德邦國之彝章圖舊念功君臣之厚契

在出綸而加等表注意以攸深

具官王旦

淳固守和宣慈

迪哲本於冲識經以懿文碩德首於民彝綴言章乎

國論自付魁柄冠於宰庭著論思亮采之謀輔端拱

財成之化得魏相總領之要敦蕭曹清淨之規盡瘁

所由感疾甚篤囊封屢上瀝懽辭榮繇是峻以徽章

簡其趨謁雖深眷倚彌執謙冲遂輟茂恩俾從素志

庶諧偃息善保和平而露奏既陳忠懷愈慤載念萬

機之重務久煩一德之元臣特厚褒崇用均勞逸上

公峻秩真館清祠俾遂養願茂臻戩福

旦自景德三年二月拜相至是年七月罷為相

凡十二年旦以病堅求罷召對滋福殿左右掖

扶而升上觀其瘦瘁憫然曰朕覺體中不佳方

欲以大事托卿而卿如此柰何因令皇子出拜

旦言皇子盛德必任陛下事遂薦可為大臣者

十餘人其後不踐兩府者獨峻策李及旦退復

上疏請去位上乃許之以旦為太尉仍領王清

昭應宮使特給宰相俸料之半令禮官草儀赴
上尚書省其子大理評事雍就第賜誥命賜賚
器服悉如宰相旦入謝便殿伏拜仆地內侍存
問相屬日或三四禮儀院奏詳定太尉王旦赴
上儀注國朝以來三公不兼宰相無赴上之禮
上優寵大臣故特有是命然旦終以疾不赴初
旦以宰相兼領玉清昭應宮使至是罷政仍領
使宮觀專置使始于旦長編○宮觀專使自旦始
八月庚午王欽若拜相自樞密使同平章事除尚書左僕射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依舊會
靈觀使

制曰邦家之政實本於中樞輔弼之臣必資於同德
俾正代工之任式光注意之求具官王欽若象締儲精珪
璋挺秀文含雅正學擅兼該而自協贊機衡周旋帷
幄夙宵匪懈歲月屢遷岱嶽建封成矢謀先置之績
汾睢展禮著陪祠扈蹕之勤繼奉鴻儀實詢嘉話誕
昭景鑠臻此至寧是用斷自朕心列于宰席升榮左
揆命秩右臺方圖奮庸無懈凝績

先是上欲相欽若王旦曰欽若遭逢陛下恩禮
已隆且乞令在樞密院兩府任用亦均臣見祖
宗朝未嘗使南方人當國雖古稱立賢無方然

必賢士乃可臣位居元宰不敢沮抑人此亦公議也上遂止及旦罷上宰相欽若欽若嘗語人

曰為王子明故使我作相晚却十年長編天禧二

年閏四月除景靈宮使

同日張旻罷樞密副使自宣徽南院使定國軍節度使除檢校太尉河陽三城節度使

制曰股肱之任中弼於大猷爪牙之臣外制於方面

出處斯異倚毗並隆自非才賢孰克甄擢具官張旻性質

忠厚識度淵深有整軍經武之能有說禮敦詩之學

嘗司禁旅載貳樞庭勤瘁居多嚴猷茂著國之畿甸

粵有孟津籍爾勲庸臨茲雅俗為吾上將以鎮一方

勉懷益恭服我不訓

旻自大中祥符九年正月除樞密副使是年八

月罷在樞府踰年會河陽闕帥故有是命

九月癸卯王曾罷叅知政事自給事中罷為禮部侍郎

曾自大中祥符九年九月除叅知政事是年九

月罷執政一年。時朝廷三宮觀皆以輔臣為

使會靈觀初置使命叅知政事兼領於是王曾

次當為之樞密使王欽若方挾符瑞之事迎合

上意以固恩寵曾知欽若意欲得此因懇辭焉

以讓欽若上頗不懌謂曾曰大臣宜傳會國事

何遽自異耶曾頓首曰君從諫謂明臣盡忠謂義陛下不知臣驚病使待罪宰輔臣知義而已不知異也及欽若爲相因欲排異已者數譖之會曾市賀皇后家舊第其家未遷而曾令人昇土置其門賀氏入訴禁中明日上以語欽若遂罷政事曾既罷往謁王旦旦疾甚辭不見既而語其家人曰王君介然他日德望勲業甚大顧余不得見爾旦又曰王君昨讓會靈觀使以拂上意而進退閒雅詞直氣和了無所惜且王君始被進用已能若是我因循任事幾二十年每

進對上意稍忤卽踏蹶不能自容以是知其偉度矣

同日李迪叅知政事

自翰林學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遷給事中除依前會靈觀使

迪字復古濮州人舉進士第一迪嘗獨對內東

門上出三司使馬元方所上歲出入財用數以示迪時仍歲旱蝗上憂不給問何以濟迪曰祖宗初置內藏庫欲辦兵復西北故土及以支凶荒今邊無他費陛下用此以佐國用則賦歛寬民不勞矣上曰朕欲用李士衡代元方竢其至當出金帛數百萬借三司迪曰天子於財無內

外願詔賜三司以顯示德澤何以曰借上悅迪
又言陛下東封時勅所過無伐木除道即驛舍
或州治為行宮纔令加塗而已及幸汾毫土木
之役過往時百倍今旱蝗之災殆天意所以儆
陛下也上曰卿之言然一二臣誤朕如此長編二
年閏四月除會靈觀使八月皇子立除兼太子
賓客上初欲授迪以太子大傅迪辭以太宗時
未嘗立保傅乃止兼賓客而詔皇太子禮賓客
如師傅四年七月除吏部侍郎兼太子少傅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參政兼太子賓客禮同師傅

同日馬知節知樞密院事

自穎州防禦使知天雄軍
召除檢校太尉宣徽南院使

曹利用任中正周起並同知樞密院事

利用自檢校
太尉樞密副

使加檢校太尉宣徽北院使除兼副牧制置使
中正自樞密副使兼刑部侍郎除起自樞密直
學士右諫議大夫遷給事中除

起字萬卿淄州人

是日太尉王清昭應宮使王旦卒

旦疾篤數日車駕幸其第留賜白金五千兩旦
命家人還獻作奏畢自益數句云已懼多藏况
無所用見欲散施以息殃咎亟昇至內闈有詔
不許及門旦已卒旦與楊億素厚延億至卧

內託以後事請撰遺表曰言忝爲宰相據上公之位不可以將盡之言爲宗親求官止當序平生遭遇願日親庶政進用賢士少減焦勞之意仍戒子弟云我家世名清德當務儉素保守門風不當以相輔家事泰侈勿厚葬時年六十一優詔贈太師尚書令魏國公謚文正錄其子弟姪外孫門客常從授官十數人及諸子服除又詔各進一官且性冲澹寡慾奉身至薄所居至陋上欲爲治之且以先人舊廬懷辭而止兄子睦頗好學嘗獻書求舉進士曰曰我常以門內太盛

四

豈可與寒士爭進取耶子素猶未官婚姻不求閥閱留意文雅及近世典章宦族志在崇獎名教中外莫不欽其德風爲國宗臣上所尊禮蓋平世之良相也長編咸平初且聞李沆之言固未深信及親見王欽若丁謂所爲欲諫則業已同之欲去則上遇之厚不忍去乃嘆曰李文靖真聖人也祥符以已來每大禮輒奉天書以行馭儀衛使常悒悒不樂旣寢疾遺令削髮披緇以爲歛蓋悔其前之爲也諸子欲奉遺令楊億以爲不可乃止議者謂且逢時得君言聽諫從安於

勢位而不能以止足自終或比之馮道云同乾

興元年配享真宗廟庭翰林學士承旨李維等

奏議曰太尉贈尚書令王旦踐歷台樞將二十

載贊弭兵之論興曠世之儀紀律用張方夏咸服藹

然令德洽于民瞻贈太尉中書令李沆贈中書

令李繼隆並請配享真宗廟庭詔可

天禧二年 戊午

四月癸卯馬知節罷知樞密院事自檢校太尉宣徽南院使罷為彰德

軍節度觀察使

知節自天禧元年九月除知樞密院是年四月

罷再入樞府凡七月○知節在樞府恩顧極厚

素病足特許內朝別為一班省其舞蹈未幾疾

甚賜告上親臨其第謂之曰久不相見思卿而

來病既久乃罷為節度留京師拜罷卒贈侍中

謚正惠知節慷慨以武力智謀自喜又能好書

賓禮儒者所與善必一時豪傑遇事蹇蹇未嘗

有所顧憚天下至今稱其直云 事畧

六月乙未曹利用知樞密院事自檢校太尉宣徽北院使同知樞密院事

兼群牧制置使除

十二月丙午張知白罷叅知政事自工部侍郎罷為刑部侍郎翰林侍

讀學士知天雄軍
翰林侍讀學士自此始

輔臣以雜學士出藩并

知白自大中祥符九年除叅知政事是年十二月罷執政踰二年知白與宰相王欽若議論多相失因稱疾辭位遂有是命上賦詩餞之

天禧三年 巳未

六月甲午王欽若罷 為太子太保歸班

制曰承弼之臣寄任尤重所以運動樞機感會於天人鎮靜邦家親附于黎獻苟或顯膺柄用浸歷歲時宜有均勞式詔同德 具官王欽若 才術精敏機慮研深擢秀儒科飛名俊域蚤由謹簡歷踐榮途顧待非常寵

靈殊特樞庭任職常叅帷幄之謀台席代工遂委燮諧之寄載司鈞軸能率典彝言念勤庸俾諧優逸命傳儲禁聿隆表儀勿忘嘉猷往踐厥位

欽若以天禧元年八月拜相至是年六月罷入相僅二年。時欽若恩遇浸衰人有言其受金者欽若於上前自辨乞下御史覈實上不悅曰國家置御史臺固欲為人辨虛實耶欽若皇恐因求出藩會商州捕得道士譙文易蓄禁書能以術使六丁六甲神自言嘗出入欽若家得欽若所遺詩及書上以問欽若欽若謝不省遂罷

相制詞以均勞之意從優禮云編長○初欽若罷相為太子太保尋判杭州踰年復資政殿大學士資善堂侍講進司空四年除山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河南府始欽若與丁謂善援引至兩府及謂得志稍叛欽若欽若恨之時上不豫又事多遺忘欽若以為太子太保在東宮位三少上謂不悅因改授司空欽若晏見上問曰卿何故不之中書對曰臣不為宰相安敢之中書上顧都知送欽若詣中書視事令設饌以待之謂曰上命中書設饌爾欽若既出使都知入

以無白麻不敢奉詔因歸私第有詔學士院降麻謂乃除欽若使相為西京留守上但聞宣制亦不之寤也欽若判河南以病不俟報赴闕降司農卿分司南京仁宗即位累遷刑部侍郎尚書知江寧府

戊戌寇準再入相

準自山南東道節度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除中書侍郎兼吏部尚

書同平章事充景靈宮使再入相

制曰中樞之任大政攸資式叙九功用熙百度將協群倫之望允求經濟之才柬自予衷乃攷綸命具官寇準清識淵深懿文雅正自顯躋於廊廟久冠映於簪紳

中外亟更謀謨日廣介圭入覲鳴玉在朝朕方圖任
舊人以疑庶績荐升台席仍進冢卿置于股肱繫乃
棟幹朝廷天下之根本機軸王化之表儀接道以言
爲臣不易罄一心而翼戴副四海之具瞻其惟勗哉
以弼台德

準自景德元年八月與畢士安同相至二年二
月罷是年六月自永興軍來朝復拜相○準鎮
永興奏天書降乾祐山中蓋巡檢朱能所爲也
準自永興來朝將發其門生有勸準者曰公若
至河陽稱疾堅求補外此爲上策儻入見卽發

乾祐天書詐妄之事尚可全平生正直之名斯
爲次也最下則再入中書爲宰相爾準不憚揖
而起君子謂準之及于禍蓋自取之也時又有
陝州處士魏野善王旦寇準每贈詩必勸以早
退旦準皆不能用識者高之長編十二月南郊畢
除尚書右僕射集賢殿大學士

同日丁謂叅知政事

自保信軍節度使檢校太尉遷
吏部尚書除

制曰朕寅奉丕圖勤求至治眷惟承弼共翊隆平其有
嘗贊大鈞夙推偉望聿著濟川之業方厲仗鉞之崇
宜錫命書再升台席具官風猷茂遠識慮幾深蘊經

國之懿文負佐王之宏畧爰自奮庸昭代席寵近班
總會府之利權克臻豐阜貳中樞之柄用備整謨明
繕秘館以成功相鴻儀而振古向者輟於鈞軸授以
麾幢化洽勾吳心馳象魏爰赴追鋒之召恭脩執王
之儀方且圖任舊勞疇咨嘉話復委代工之任允資
成務之才升命秩於天官峻寵章於堂陛爰田真食
併示優隆噫股肱之良于以同乎君體師尹之重所
以副於民瞻爾其啟迪精衷浚明懿德祇服厥位無
替前猷

故事節度使除拜當降麻翰林學士盛度以爲

參知政事當屬外制遂命知制誥宋綬草詞謂
甚恨焉謂在中書事寇準謹甚嘗會食羨汚準
鬚謂徐起拂之準笑曰參政國之大臣乃爲長

官拂鬚耶謂甚恨之由是傾誣始萌矣

長編○
故事節

度除拜當降麻參
知政事當屬外制

十二月辛卯曹利用丁謂並樞密使

利用自檢校太
尉宣徽北院使

知樞密院事兼羣牧制置使除謂自吏部尚書
參知政事除檢校太尉充

時輔臣以郊恩俱進官故事嘗爲宰相而除樞
密使始得遷僕射乃以謂檢校太尉兼本官充
使樞密使舊兼御史大夫自利用始不兼領

謂再入政府一年至四年拜相

樞密使不兼御史大夫自曹利用始

同日任中正周起並樞密副使

中正自刑部侍郎同知樞密院事遷兵部

侍郎除起自給事中同知樞密院事遷禮部侍郎除

中正樞密副使制曰朕以昭事層穹祗膺景貺就天

正之令序展陽位之上儀誕霈鴻恩式均丕福眷惟

近輔夤奉嚴祠爰當舍爵之初特舉疇庸之與具官任中

正存誠居厚秉哲踐方敦張仲孝友之風懷卓茂淳

固之節學辨乎行正發於文沉毅有謀堅明善斷不

矜之色居常守於直專卑給之才所至洽於聞問為

王國之材幹擅朝倫之表儀自密勿樞衡便蕃左右

安世周謹謙以絕私山甫將明勤於補職辰告之猷

罔伏日宣之德愈彰屬鉅典之交脩贊盛容而有恪

是用進其天秩貳乃使聯仍增食采之封兼錫褒勳

之號茲為異數用獎蓋臣噫慶賞之行有國務乎增

美名器之重前賢念其益恭更勵乃誠以永終譽

天禧四年 庚申

正月乙丑曹瑋簽書樞密院事

自華州觀察使鄜延路副都總管環慶秦

鳳等州沿邊巡檢安撫使宣徽北院使鎮國節度觀察留後充

制曰宣猷之列表率於近廷宥密之司參毗於基命

矧戎藩之留務峻天秩之等威自非茂著勲勤夙推

譽望兼茲寵授疇以爲宜

具官曹瑞

器識宏深風規凝遠

洞詩書之義府紹旂鼎之世功早襲弁纓亟升軒陛
分符東掖守屏西陲充國之學通四夷素懷英畧鄭
吉之職當都護克布皇威卓爾殊庸時外禦若膺崇
進益壯聲猷向擢廉問之車威重撫循之寄武經斯
暢邊部載清疇咨俊傑之材俾居切近之地筴謀樞
府兼贊國徽貳節制於十連策勲名於八柱併推優
渥用示眷懷噫昔爾先臣嘗更此任局禁之內風烈
猶存爾其勵翼一心將明萬務告話言而無隱罄高
節以同夤揚武公善職之聲顯臧孫有後之慶流芳
是似不其美與欽奉訓詞以稱休命

瑞字寶臣樞密使彬之子李繼遷擾邊諸將數

出無功太宗問誰可任者是時彬在樞府對以
瑞可任召知渭州時年十九又知秦州秦州人
立碑紀功有詔褒之至是遂有此命

長編

三月己卯左僕射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向敏中卒
敏中自大中祥符五年四月拜相至是年三月
薨于位爲相凡八年贈太尉中書令謚文簡五
子洎諸婚並遷官親故授官者數人○敏中端
厚愷悌多智寡交遊特爲人主所重以至顯達

歷踐中外曉民政善處繁劇沉毅開濟識大體
 密靜遠權勢在鈞軸門無私謁諸子不令釐務
 雖當大事若已不預焉謹於采拔不妄推薦居
 大任三十年時以重德目之為上所優禮故雖
 三月衰疾終不得謝亦以此為恨及遺命制入上特批
 一幅曰敏中淳謹溫良宜益此意其恩顧如此
 ○子傳亮之子經經女即欽聖憲肅皇后也經
 官至定國軍留後敏中累贈燕王太子太傅歸班進封萊國公
 六月丙申寇準罷相以太子太傅歸班進封萊國公
 制曰王者倚毗相臣必舉疇咨之命體貌舊德乃推

優逸之恩惟望實之素隆在眷懷而斯厚具官寇準宏才
 博達敏識精微久於踐敷茂著風采嘗內幹於機密
 亦出總於蕃宣氣序屢更寵任尤重洎再謀於揆政
 實專委於國權恪居樞會之司益顯勤勞之志矧以
 詔令所出朝廷式瞻既久洽於和平亦重煩於著艾
 爰加霈渥俾解鴻鈞升宮傳之崇資啟國封於寧宇
 仍侈美號益表隆恩於戲輔相之宜邦之攸賴用捨
 之際朕安敢私往踐厥官毋忘恭順

準自天禧三年六月再入相至是年六月罷為
 相凡一年○先是準為樞密使曹利用副之準

素輕利用議事有不合者準輒曰君一夫耳豈能解此國家大體耶利用由是銜之而丁謂以拂鬚故亦恨準及同爲樞密使遂合謀爲排準翰林學士錢惟演見謂權盛附之與講姻好上不豫準嘗獨請問言皇太子人望所歸願陛下思宗廟之事傳以神器以固萬世基本丁謂佞人也不可以輔少主願擇方正大臣爲羽翼上然之準乃屬翰林學士楊億草表請太子監國且欲援億以代謂億畏事泄夜屏左右爲之辭中外無知者旣準被酒漏言謂等益懼力譖準

請罷其政事上不記與準初有成言諾其請遂召惟演惟演至極論準專恣請深責上曰當與何官惟演請用王欽若例授準太子太保上曰與太傅又曰更加優禮惟演請封國公出袖中具冊以進上於小國中指萊字云編長上對叅知政事李迪等于資福殿是日翰林學士錢惟演又力排寇準曰準自罷相轉更交結中外求再相兼亦聞有人許以再用不如早令出外準朋黨盛王曙又其女婿作東宮賓客誰不畏懼今朝廷人三分二分皆附準矣上遂以李迪爲宰

相馮拯爲樞密使迪旣爲宰相準爲太子太傅
萊國公如故上旣從惟演之言擢丁謂首相加
曹利用同平章事然所以待寇準者猶如故謂
等謀益深準亦對上言謂及利用等交通蹤跡
又言臣若有罪當與李迪同坐不應獨被斥上
卽召迪至前質之二人辨論已久上意不樂迪
再三目準令退及俱退上復召迪入對作色曰
寇準遠貶卿與丁謂曹利用並出外迪退以文
字進上遽洗然曰卿等無他且留文字商量更
更謂入對謂卽除準節鉞令出外上不許越明

日楊崇勳等遂告變入內副都知周懷德謀殺
謂等復相準事覺伏誅又三日準乃遠貶七月
丁丑準降授太常卿知相州

準降授制曰朕恭守丕圖思疑至化寵綏庶品敦洽
太和眷惟大臣夙所尊任苟或有愆視履罔叶注懷
用塞群言示茲申警具官寇準早事先帝亟升近班洎
予纘承彌所優待向從會府擢領麾幢位兼將相之
崇恩厚股肱之契去歲疇其夙望再委國鈞蓋繫寅
亮之謀以弼緝熙之政而將明莫顯轂實靡孚輿議
交喧朝章失序加以罔思兢謹不肅門庭交結匪人

編年錄 卷之三
虧傷大體顧其状迹因事而彰諒勸懲以難私在典刑而曷捨尚以踐揚既久體貌素隆特屈彛章仍居峻品勉布條職勿忘省循

準既外貶準婚樞密直學士王曙落職知汝州朝士與寇準親厚者丁謂必斥之初李迪與準同在太中書事之甚謹及準罷丁謂意頗輕迪於是謂等不欲準居內郡白上欲遠徙之上命知小州謂退而署紙筆曰奉聖旨除遠小處知州迪曰向者聖旨無遠字謂曰君面奉德音欲擅改聖旨以庇準耶二人忿鬪盖自此始準遂自

太常卿知相州徒知安州八月壬寅再貶道州司馬

準再貶道州司馬詔曰刑法之設天下之公共也苟當其罪予何敢私

太常卿知相州萊國公寇準

爰自先朝早膺榮

遇便蕃恩寵踐履清華屬朕纂承彌深簡注出奉節旄之寄入登樞宰之崇而不務惇脩密辱予輔弼玷及搢紳特屈憲章免其流竄黜居典午允謂寬恩可貶授銀青光祿大夫行道州司馬仍以其事傳告諸州御史臺揭示朝堂以示

準坐朱能叛自知安州再貶道州司馬準在道

州晨具朝服如常時起樓置經史道釋書暇則
講讀賓至笑語若初無廊廟之責者自準罷相
繼以三紕皆非上本意歲餘上忽問左右曰吾
目中久不見寇準何也左右莫對上崩乃責雷
州乾興元年二月戊辰貶雷州司戶

準貶雷州司戶制曰爲臣之辟莫大於不忠治國之
經務從於去惡矧獲罪於先帝尚屈法於公朝世所
靡容朕安敢捨銀青光祿大夫荷二聖之顧極三事
之崇每推誠而不疑當捐軀而有報而乃包藏凶德
背棄大恩與逆寺以通謀構厲階而干紀果上穹之

降譴俾渠魁之就擒始其告變之辰適當遼豫之際
貼危將發震駭斯多雖馳驛以竄投蓋忌器而隱恣
靜思及此可爲寒心屬予一人肇績丕構欲邪正之
洞別在賞罰之惟明特貶遐方庶塞輿議全其微
命足示於好生正乃常刑式申於禁暴諒非獲已

爾惟自貽可貶授將仕郎守雷州司戶參軍員外

置同正員仁宗卽位太后臨朝宰臣丁謂駕徒
貶寇準爲雷州司戶李迪爲衡州團練使仍播
其事於中外準坐與周懷政交通迪坐朋黨附會
也始議竄逐王曾疑責太重丁謂熟視曾曰居

停主人恐亦未免爾蓋指曾嘗以第舍假準曾
蹶然懼遂不復爭知制誥宋綬當直草責詞謂
嫌其不切卽用已意改定詔所稱當醜徒干紀
之際屬先皇遘豫之初罹此震驚遂至沉劇皆
謂語也謂惡準廸必欲置之死地遣中使賫勅
就賜二人至道州中使授準勅準乃赴貶所冒
炎瘴日行百里左右爲之泣下旣至吏獻以圖
經首載州東南至海岸十里準恍然曰吾少時
嘗有詩曰到海只十里過山應萬重今日思之
人生得喪豈偶然邪長編準剛正篤於自信不能

與世俯仰故人多惡之仁宗天聖元年準卒於
雷州初太宗嘗得通天犀命工爲二帶一以賜
準及是準遣人取自洛旣至數日沐浴具朝服
束帶北面再拜呼左右趣設卧具就榻而沒年
六十三是時始命準爲衡州司馬準弗及知也
其妻宋氏尋乞歸葬西京許之其後追復開封
儀同三司太子太傅上柱國萊國公景祐三年
七月仁宗對輔臣哀準以忠死贈中書令謚忠
愍

賜準謚詔曰

具官寇準

感會先聖綢繆上司明心若丹直

道如矢逮予主鬯之日乃爾秉鈞之年圖惟協恭罔
有二事遘盜言之尊沓挾危法以中傷白璧易汚貝
錦難察再罹遐責遂及云亡朕嘗憫之宜特賜謚曰
忠愍

七月丙寅李迪拜相

自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除吏部侍郎兼太子少傅同平章事

充景靈宮使集賢殿大學士

馮拯樞相

自判尚書都省除吏部尚書檢校太傅同平章事充樞密使

迪拜相制曰握魁柄之重于以擬乎三階調羹味之和于以熙乎百志贊大鈞之成務總衆職以叙功陟降於巖廊之塗彌綸乎天壤之闕諒非人傑曷副

瞻具官李迪

冲識表微宏才綿俗蘊瑰琦而立行濯江漢

以凝姿敏學兼該達夷吾之治體英文鼓動精射父之訓辭爰自首冠時髦荐叅班著剽煩司會書命右曹蒞戎闔以樹風董漕輸而成務疇其雅望入直內庭稟禁職而惟寅暢帝猷而載郁擢叅邦政式佐台司罄輸感遇之誠圖講亮工之業咨擇令典遵故實而不愆啟述徽言體忠蓋而無隱實贊元子賓于東朝調侍宣勞規益備至稽枚卜之吉謹駸假之求若時升庸俾輔予治進拜天臺之秩專奉直館之嚴傳于承華申翊儲后敦邑之數寵名並臻於戲股肱惟

良所以成蕩蕩之化棟幹是賴所以固丕丕之基屬
興治之在辰務保民而綏德益懷布策之訓式符肖
象之求往欽哉無忽我選衆之舉

拯拜樞密制曰王者法象斗宮樞機之掌攸重疇咨

袞職弼直之選惟艱自非挺忠亮之資懷淵深之識

毗予大柄疇以爲宜具官馮拯體質方嚴性尚冲簡本直

清而致用道冠人彛包宏達以兼資量標國器爰參

聯仕路造羽朝綏落落之操不群籍籍之名甚盛擢

於倫萃荐被僉求贊繁務於凝嚴議庶政於廊廟小

大之事乃斟酌而有經啟納之言固匡救而無隱志

敦冲退譽藹藩維比肆覲以來歸久爲儀而屬望是

用斷於朕志登用老成正樞宥之名兼台鼎之貴拜

天官之峻級倍井邑之重封視品秩以至崇申寵數

之兼渥所宜罄于精力矢厥謨明講惟深之圖以勉

於熙載謹不密之戒無致於害成俾予臻垂拱之風

繫爾終翼亮之効往踐厥位服茲訓言

庚午丁謂拜相自樞密使吏部尚書檢校太尉除同平章事充玉清昭應宮使昭文館大

學士監脩國史

樞密使曹利用加同平章事自樞密使依前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充

謂拜昭文相制曰昔者軒后得六相而合神明泊于

陶堯舉八元而熙外內朕協于夢卜得茲股肱爰擇
剛辰誕敷徽命具官識清體遠學富文高包孔氏之
四科懋臯陶之九德自珍符之肇降屬靈館之經謨
能竭精忠克符素志矧復 壇展禮湯社巡方翊鑾
輅於殊庭洽祺祥於霄極乃勲克茂人望所隆邇者
召自侯藩再諮揆政察其寅亮授以樞機經百慮以
不回守一誠而事上宜加禮命用冠台衡舉集懋恩
聿昭異數將允僉屬時惟汝諧勵翼乃心往踐厥位
先是馮拯以兵部尚書判都省上欲加拯吏部
尚書叅知政事召學士楊億使草制億曰此舍

人職也上曰學士所職何官億曰若除樞密使
同平章事則制書乃學士所當草也上曰卽以
此命拯拯旣受命樞密領使者凡三人前此未
有人皆疑恠曹利用丁謂因告求罷上徐覺其
誤將有所易置遂召錢惟演入對曰馮拯故叅
知政事今除拜樞密使當矣但中書不當止用
李迪一人盍遷曹利用或丁謂過中書上曰誰
可惟演曰丁謂文臣過中書爲便又言玉清昭
應宮未有使謂首議建宮卽令領此又言曹利
用忠赤有功國家亦宜與平章事上曰諾以樞

密使吏部尚書丁謂平章事樞密使兼檢校太尉曹利用加同平章事皆用惟演所言 長編

八月乙酉任中正王曾並參知政事 中正自兵部侍郎樞密副使除

曾自吏部侍郎除再為參知政事

錢惟演樞密副使 自翰林學士刑部侍郎知制誥除

惟演字希聖忠懿秦國王叔之第六子也十一

月除兵部侍郎兼太子賓客五年三月天章閣

成除尚書右丞累遷兵部尚書乾興元年七月

除祥源觀使

九月丙辰周起罷樞密副使 自禮部侍郎罷為戶部侍郎知青州

曹瑋罷簽書樞密院事 自宣徽北院使鎮國軍節度使觀察留後罷為宣徽南院

使環慶路馬步軍都部署

起自天禧元年九月除同知樞密院事三年十

二月遷樞密副使是年九月罷在樞府三年丁

謂用事逐去寇準而以周起為黨罷知青州又

降太常少卿知光州謂得罪復禮部侍郎留守

南京卒贈禮部尚書謚安惠

起責授太常少卿知光州制曰礪節砥名人彝所尚

舉直錯枉邦禁斯明苟跡涉於比周而履虧於端謹

宜申懲誼以肅群倫 戶部侍郎知青州周起 早契昌辰荐升華

貫擢贊樞衡之務冀申帷幄之謀屬當國之臣怙權
稔惡締連逆豎震撓先朝朋附之蹤夤緣斯見尚全
至體止罷近司朕祗荷丕圖洽聞輿議爰稽典憲用
屏克邪從坐之科汝將安免降居列牧尚涖方州咸
示寬恩聊行薄責苟能改節當復弃瑕庶念自新無
或貳過

瑋自天禧四年正月除簽書樞密院事是年九
月罷在樞府幾年 寇準謫道州丁謂惡瑋不
附已指爲準黨出之未幾復降爲左衛大將軍
容州觀察使知萊州瑋自知宿將爲謂所忌恐

益爲竒中卽日上道從弱卒十餘人不以弓鞬
矢箠自隨謂敗乃復節度使卒贈侍中謚武穆
治平中配饗仁宗廟庭瑋好讀書通左氏春秋
爲將幾四十年未嘗敗衄威震西鄙唵嘶囉每
聞其名以手加額而東嚮之鎮天雄契丹使過
必戒其下無敢疾驅者在渭州始置弓箭手其
所措置後皆爲法云弟琮之孫詩尚魯邠國大
長公主琮累官至馬軍副都指揮使

瑋罷簽樞制曰入贊樞庭陪中宸之容訪出臨邊部
分外屏之緝綏迭示倚毗載申褒寵

具官地承華緒

識練武經早參盾陛之班荐奉牙璋之寄控于西鄙
遏其外虞克彰撫衆之才屢奮拘原之力威聲聿著
眷注彌隆擢登近密之司僉議幾微之政踐脩世職
寔濟美以攸推勤瘁公家且服勞而匪懈爰旌誠効
特霽恩章進上列於宣徽仍兼榮於留後復以塞垣
之要俾膺總統之權允籍宿名撫茲舊地勉思重委
無替前功

降授左衛大將軍容州觀察使知萊州制曰下之北
上在刑賞以無私君之馭臣蓋進退而有禮苟涉比
周之迹復懷覬望之情尚舉寬科用全大體

宣徽南院使鎮

國軍節度觀察留後曹瑋

因緣舊族際會先朝膺恩顧以有殊踐
官榮而不次出奉守方之寄入陪帷幄之謀屬克人

之擅權構逆監而干紀遽因敗露旋就竄投頗彰明
附之端曲示含容之德止解重柄仍進崇資以嘗總
於戎昭遂復委於邊要而乃爲國生事輒擾於平民
徼時有功罔念於前訓朕以肇承遺旨恭紹洪基將
肅具寮用申丕律降居環衛之列遙分兼闡之權任
以方州茲爲薄責苟能省過姑務改圖當再進以示
甄豈一青而斯棄服我寬假汝往欽哉可落職宣徽
南院使 乾興元年二月戊辰

十一月戊辰丁謂李迪罷相

謂授戶部尚書知河南府迪授戶部侍郎知鄆州

謂罷相制曰朕慎重名器眷待鈞衡矧首預於謨明

固常加於體貌黜陟之際典章繫焉

具官丁謂粵自儒流

夙逢嘉會備更重職蔚有能名叅宰府之告猷陟齊

壇而授律來朝丹陛再列近司亟正樞庭遂冠台衮

朝夕納誨方深於倚毗寵辱若驚宜循於軌範遽致

同列面與忿辭實駭予聞有傷國體俾解調元之任

尚居顯列之崇汝惟欽哉荷此申警

迪罷相制曰衡軸之司棟幹攸寄所以朝夕延見動

靜諮詢苟爽民瞻必伸朝憲

具官李迪

策名殊等奮迹亨

途亟擢雋於深嚴極為儒之榮遇未踰一紀叅預近

廷勤力自強能名亦著采其懿望賓于東朝載陟台

階是司大柄宜遵禮範用鎮時風當旅對之揚庭忽

抗言而興憤駭予聞聽厥有彝章爰罷宰司式存寬

典爾惟循省無益悔尤

迪自是年七月拜相至是與丁謂同罷為相纔

五月○謂既擅權至除吏不以聞迪語同列曰

迪起布衣十餘年位宰相有以報國死且不恨

安能附權臣為自安計乎謂欲以林特為樞密

副使迪爭之因詬謂引手板欲擊謂謂走得免

及入對斥言謂姦邪願同下憲司置對又言寇
 準無罪罷斥朱能事不當顯戮又言錢惟演謂
 之姻家願與惟演俱罷政柄曹利用馮拯亦相朋
 黨時上怒甚欲付御史臺利用拯曰大臣下獄
 不惟深駭物聽况丁謂本無紛競之意乃各降
 職一級罷相謂知河南府迪知鄆州○先是上
 久不豫語或錯亂嘗盛怒語輔臣曰昨夜皇后
 以下皆之劉氏獨留朕宮中迪進曰果如是何
 不治之后適在屏間聞其言由是惡迪迪至鄆
 半歲仁宗卽位太后預政乾興元年二月貶迪

衡州團練副使

迪貶制曰附下之私法當必罰濟惡之釁理難獨矜
 屬茲纘紹之初大判忠邪之路其有嘗居重任每務
 詭隨爰究驗於事端宜申嚴於朝憲具官李迪幸由上第

亟踐清塗纔踰星紀之齡遽貳鼎司之政超擢之速

倫輩絕借驟正宰衡尤爲非次伊醜徒之構亂萌巨

孽而有初瀆撓先朝震驚群聽自剪夷於首惡見傳

會之有因特示含容貴全終始逮于罷免尚泣藩宣

基命惟新政體尤慎稽諸公論難掩宿愆豈可未正

彝章猶居崇秩謫于遐服處以貳車茲實自招無忘

帝三錄
 卷之三
 三
 王三百六十七

深省

謂惡迪必欲置之死地使侍禁王仲宣押迪如
衡州始至鄆見通判以下而不見迪迪皇恐以
刃自剄人救得免仲宣凌侮迫脅無所不至或
餽之食棄捐不與迪客鄧餘怒曰豎子欲殺我
公以媚丁謂耶汝殺我公我必殺汝從迪至衡
州仲宣頗憚之迪由是獲全或謂謂曰迪若貶死
公如士論何謂曰異日好事書生弄筆墨不過
曰天下惜之而已長編迪至衡州歲餘除秘書監
章獻太后上僊迪時以尚書右丞知河陽召復

為相

已巳丁謂復相

庚午進左僕射太子少師

制曰蒼震承基允隆乎丕業黃扉敷政寔總於群司
屬躋德之有聞思任賢而為助授受之際詢謀允諧
具官抱器挺生含章秀發學洞聖門之奧辭鏘天律
丁謂之和自己佐大鈞罄宣忠力翊勵精之治責實攸先叅
同德之倫專徽斯稱外臨藩翰益樹風聲因秉瑞之
來廷復登樞而贊治荐掌機要乃升公台斟酌于一
氣之和緝熙于百度之政良肱斯賴崇棟在茲俾其
首輔儲闡兼登揆路峻鸞臺之茂級冠鼎席之至榮

翊宣令猷庶協僉議

時罷相制書未出謂入對乞留上遣入內都知張景宗副都知鄧守通傳詔送謂赴中書依舊視事仍詔迪卽時赴鄆州謂始傳詔劉筠草復相制筠不奉詔乃更召晏殊筠自院出遇殊殊側面不敢揖盖內有所媿也 長編

庚午馮拯拜相

自行吏部尚書檢校太傅同平章事樞密使遷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太子少傅同平章事充景靈宮使集賢殿大學士

制曰祗若盛猷紹膺洪業乃眷儲貳實鍾善祥任以政經俾其練習眷言協贊允屬輔臣 具官馮拯 沉厚秉彝

粹溫凝識蘊廉深之雅度抱顙達之宏材凡所踐更必揚休問亟居兩府翊贊九功勵操方嚴秉心勤蓋乃者政成西邑歲覲紫庭渴見風規荐加圖任總樞機之宥密竭心膂以燮調屬我震闡漸親時政賴股肱之明畧助星日之重暉是用擢正台司列于揆路兼榮內史傳德承華煥此編章允矣僉屬勉伸贊諭務罄忠勞

宋宰輔編年錄卷之三終

宋

宰

輔

編

年

錄

卷

之

三

終

